想起「老板」与「舵爷」

周小其

说来失敬。时下钻出好些“时髦”的称谓来，比如称领导为“老板”、“舵爷”便是佐证。

称谓之变，怕是百姓这样“长”、那样“官”地叫烦听厌了，便寻来别致的称法。但又想，大概还有其它意思吧。

先前，在百姓眼中，一些官儿定是金身裹面，光彩夺目。所以，见之敬之，顶礼膜拜，必称“长”道“官”，不敢疏失方寸。可现在多见之后，发现一些官们并非都是那么值得可敬，乃有吹笙南部、奉迎小人和熬了年头凭一撮胡子便正襟危坐的庸才混迹其中。于是，才大胆想开：念其课，识其政，从其治人之道悟些道理。“老板”、“舵爷”应运而生，当然不仅仅是戏谑而已。谬乎？不谬也。

我们眼前时有这样的事：时兴租赁、承包了，某些头儿用“效益”捞了功名，但居第一线的并没有因此增加主人翁的骄傲和自豪。事实上，常常是前者鼓了私囊，而后者却正为衣食奔波。若细究起来，在“老板”、“舵爷”治下，令人奈何不得的事多矣！

譬如，生产者必需的劳保用品减发了，说是配合“双增双节”；应有的福利取消了，名为增强企业“造血机能”；奖金扣减，是革除“大锅饭”的“弊端”；技术改造的速度放慢，是“资金有限”……至于升资晋级、评定职称等等，“老板”、“舵爷”总要做些文章，以我为标准而随心所欲。同时，其熟人、朋友、亲戚老表，则按“座次”，排排坐，吃果果，沾甜吃香，分红行赏，而职工的利益和主人翁的尊严被快意地践踏了。难怪“老板”、“舵爷”之称在今天又沉渣泛起！

开放、搞活，改革当然可贵，且早已深入人心。但“老板”、“舵爷”之类的不可不防。否则，其危害将是可想而知的。

国宝哀歌（散文）

党高第

几位搞摄影的朋友来大古坪和三官庙搞创作。我在三官庙是个小巡逻员，无家无舍，徒有四壁，没有款待朋友的条件，只有谈些关于“国宝”们的趣闻，方可弥补粗茶淡饭的不足。我把年初至今的几起套死金丝猴的事件告诉他们，谁知竟使他们忧郁和沉默起来。我感到了朋友们那火辣辣的指责的目光，心也立时变得沉重起来。

一轮满月爬上山顶，掩门沉思，不觉心里颤栗。

去年12月31日，在佛坪自然保护区的梅子沟里，发现了金丝猴的一具头骨，现场留有带毛的钢丝套。据分析是专套金丝猴的。不几天在据此地不远水井沟的山梁上人们又发现一具剥了皮的金丝猴残尸。还有什么可言呢？

作为一个保护局的工作人员，我从内心感到撕裂般的剧痛。这些是国宝，是国家珍贵的一类保护动物啊。节假日，当孩子们在公园里看到金光灿烂、活泼可爱的它们时，可曾想到了它们在山野的悲惨命运？今年初春，在我们巡视的范围内又发现一只被套死的金丝猴。提回来时尸体还是柔软的，长长的臂无力地垂着，美丽的尾巴拖在地上。长不盈尺，重有几斤就死于非命，太可惜了！它没招谁没惹谁，没有妨碍任何人，只是因为长得美丽，与众不同便惨遭戮害，实在不公！

对于每个有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来说，对这类屡禁不止的恶性事件应做怎样的回答？

一味地责怪是没有用的。

这些年“钱”这个字儿在某些人的心中膨胀了。为钱可以不要命，为钱可以丧失礼义廉耻。在社会上，有投机倒把者，有贪脏受贿者，有铤而走险者，有坑蒙拐骗者……为了钱演出了一出又一出何等热闹的悲喜剧。谁曾料，这剧竟演进了深山老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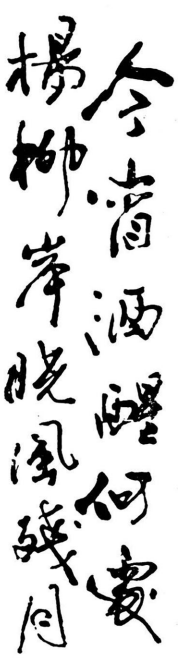
近年来市场上对麝香的需要大增，各种皮毛价格也越来越高，导致了许多求钱者，不畏艰辛冒着风险进入保护区安夹放套。今年元月15日至元月25日，佛坪自然保护区组织人员进行了两次大清山，收回钢丝套3521根，铁夹16个；清回林麝等动物皮42张。这么多的套子散布林间，恰似天罗地网，哪还有野兽们活动的天地！名为保护区，不如叫狩猎区。在这里常年安身立命的珍贵兽类已被逼到高山峡谷的尽头……

诚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捡回的仅是林麝的皮，值钱的麝包自然落入下套者的手中。当他们欣喜若狂地花着因此而得的大把钞票的时候，想到过山林中逝去的纯洁的生命吗？他们是否晓得这是在为子孙造孽？或许，他们体味到了，那只是一瞬的事儿，紧接着在一句“去他妈的”之后，便释然如初了。

保护站附近的山民常说：“前些年，在门前的山坡上都有很多的林麝，现在老林子里也少得可怜。越保护越少啊。”细琢磨，此话颇能发人深思，其实任何资源不合理利用，是都会用之殆尽的。肆无忌惮地乱捕乱猎乱砍滥伐，怎奈你有万顷森林，万亿鸟兽，迟早都会灭绝的！古人还知“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怎么八十年代的人会不晓此理，而原始人般地倒着活回去了呢？

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不要再听到人类自己为自己而唱的殇歌！



书法 苏长陆

别人的帽子

两个大学生各自买了一顶制服帽，这时天下起雨来了。他俩站在商店门口，冥思苦想，怎么回去呢？突然，他俩互相交换了帽子，把帽子往头上一戴，勇敢地冒雨回家去了。

生活是语言美的源泉

李芳

写作漫谈

舞笔弄墨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语言美（亦即文字美）。这是很自然的想法。要使自己的语言美，就得下功夫刻苦学习。向谁学？主要向生活学习，因为生活是语言美的源泉。所谓语言美，并非指对文句的雕琢、对前人的模仿，而是通过留心观察生活所产生的真情实感。语言大师老舍就说过，“没有生活就没有语言”，“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言，语言就成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的说到根儿上”。有的人读书，就喜欢作语言笔记，到头来尽管记了不少辞藻华丽的语言，可是一到动笔写文章时，又很少起到作用，翻来翻去，也很难恰到好处地用上几句。这是因为时过境迁，那些当时记录时觉得无比生动的语言，此时反而黯然失色了。所以，这种单纯地为作语言笔记的学习语言的方法是死板的、不可取的。

我们说，向生活学习语言，就是要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语言。这种学习方法很实在，有根儿，作一些语言笔记也很有益处。有一年腊月，我因陪同某报记者采访一位先进人物，在大巴山一户农民家里做客，我向主人家问好，“老大娘，你身体还挺结实啊！”大娘答：“不行了，离天远了，离土近了。”吃饭的时候，同桌三位农民因喝酒而相互揶揄起来。甲说：“咱们今日个喝酒，要立个规矩，不许扯！”乙说：“好，按规矩办事，今日个谁也不许毛驴跟牛打架——凭脸揣，输了不喝！”……真是妙趣横生，血肉饱满。他们是无意识地说，我可是有意识地记，后来我把这些话写进了一篇短篇小说，栩栩如生地显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

其实这种作语言笔记的方法并非新颖。中外一些有名作家早就如此。著名报告文学家徐迟，当年在云南采写植物学家蔡希陶，听群众干部都称蔡希陶为“老波涛”（傣语：老大爷），后来蔡希陶患病要离开那儿，他们说：“老波涛要走了，我们要送老波涛走。”这一句平常而又平常的话，饱含着傣族人民对蔡希陶多么深厚的情意啊！后来徐迟就把这句话用进了他的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我国唐代27岁就夭折的“要当呕出心乃已尔”的诗人李贺，也有“诗袋”。外国作家肖洛姆·阿莱姆的第一部作品《后娘的词汇》，同样是这样产生的。

当然，作语言笔记要有取舍。简言之，就是“拿来主义”。对于群众中的脏话，无论它多么生动有趣，我以为也用不着记录。

生活是语言美的无穷无尽的源泉，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深入生活，学习语言。

刊头计设 刘靖宇
本版编辑 叶广岑

秋食（国画） 马保林

圆圆南瓜

杨明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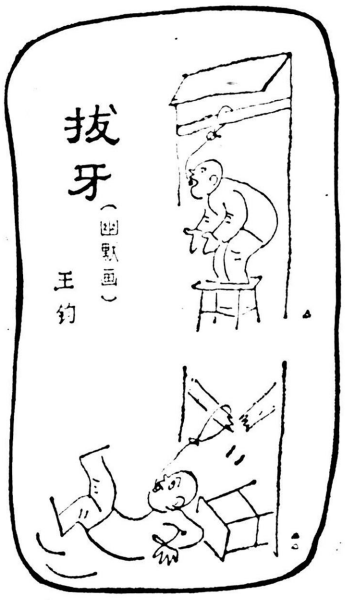
「红米饭呀嘛南瓜汤……」这支曾经在南泥湾唱红了天的歌，今天唱的人很少了，不知出于什么意念，今年回老家，我向奶奶要了几粒南瓜籽，翻了脸盆口大小的一块地，将它种了进去。

我是铁路工人，工作在秦岭脚下的一个小站上，我住的平房后面有一块草坡，那块小地就开垦在其中，比起那些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算是得天独厚。

刚种下时，偶尔还去瞧瞧，由于工作忙，加之社会、生活赋予我的小零碎，没见干出什么大事，总是急急忙忙，一时将它忘了。

出外工作，一日归来，发现有扇子般大的绿叶和黄色的花冠挤在草丛中，走近一看，才知是我种的南瓜，已经叶肥花开了。我顺着它的蔓，拨开草丛，竟然发现在离根部两米远的地方结了一个圆形的南瓜，果面平滑，绿得旁边的狗尾草也黯然失色。我将它轻轻捧起，高兴得象抱了个金娃娃。

大暑过后，雨水增多，一日山上发生滑坡，泥石流涌进草地，覆盖了狗尾巴草，也淹没了我的南瓜蔓。让人惊奇的是，几天后有一条小茎爬了出来，一夜之间就长出了一尺多长的蔓，几天时间，就在还散发着泥腥味的土地上又长得绿蓬蓬的一片。立秋时节，还结出了三个老熟了的赭色圆形南瓜。望着上面的白粉和波状斑纹，我懂得了南瓜的习性，它适应性强。我也明白了当年南泥湾歌唱南瓜汤的意义所在——最少的需求，最大的赠予。更令我感叹不已的是南瓜的「人生」，倘若人也具有了南瓜般的生命力，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认准目标勇敢地干下去，不是也会有所收获么？



拔牙（幽默画） 王钧

芦花白了，没有风

闻频

芦花白了，没有风
窗外的枫叶，等着黎明
静悠悠的，是入秋的水
是水的奔波水的忧思水
的安宁
是秋水边芦苇荡
残荷遮不住的，系着
我生命旅途的缆绳
芦花白了，还不见起风
枫叶，望红了眼睛
踩着阴沉沉的夜雾
我，用惯性解开绳缆
没有风的帆，无须张扬
了
多亏了古远的竹篙
点着岸边牵夫的脚踪
苍老的芦花，远了
血红的枫叶，远了
远了，又一湾疏村的期
待
我的心在呼唤着风
飘一叶轻盈的帆影……

本版许证，西安市连湖路143号 本报邮收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组电话：710013 一编室电话：27708 二编室电话：22227转 群工部25728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